

## 自序

記憶中第一次看電影是在我六、七歲的時候，父母帶我去看《雪山盟》(Snows of Kilimanjaro)。電影有一幕是女主角阿娃嘉娜(Ava Gardner) 駕着十字車，在炮火中翻車死去，我覺得非常悲傷，居然在電影院中嚎啕大哭起來，嚷着不要她死。附近的觀眾都對我投以厭惡的眼光，母親趕快把我帶離影廳，等我哭聲停止後才回到座位上。

儘管那時候的我看不懂電影的故事，但對情節卻看得如此投入，把銀幕上所見當以為真。

不久之後看了人生中第一部華語電影，是張愛玲編劇、岳楓導演的《情場如戰場》。影片中男追女逐的愛情遊戲我當然看不懂，只記得戲中有漂亮的古堡別墅(應當是淺水灣余園)，女主角林黛開着紅色的開篷跑車(明明是黑白片，怎麼會深刻地記得是紅色的呢?)，非常喜歡。

小時候喜歡汽車、火車，又喜歡房子，父親非常高興，覺得我長大後可以當汽車設計師或建築師。誰知道我居然愛上了電影，從學校出來後一直從事電影業，幹到我退出江湖的那一天。

對我來說，電影的魔力實在太大。電影固然是以娛樂大眾為目的，但也是一門綜合藝術。我認為一部好的電影除了可以從不同層次去啟發、感染觀眾，同時應當負有歷史和社會的責任和使命，有時甚至可以成為政治工具。自中學以來，我一直只把電影當為強烈的愛好，真正令我下定決心去學電影的，是大學時期聽了法國導演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 一場兩小時的演講。他當時在現場放映了他的電影《一切安好》(Tout va Bien)，電影和演講的內容我現已忘得一乾二淨，但我當時被感動到立刻要去學電影，想用電影來感染社會、感染世界!

這固然是年輕人的衝動、年輕人的理想，但我就真的糊裏糊塗地跑去紐約學電影，之後也糊裏糊塗地回香港拍電影。從一九七七年年底入行，到二〇二〇年初，幹了足足四十多年。

我的電影生涯可以很清晰的分為三個部分：香港、荷李活和北京。我並非那種深謀遠慮，把一切計劃都想得清清楚楚，然後按部就班去做的人。很多時候只是有勇無謀，決定了要去做的事，便硬着頭皮去做，機會來了，便立刻抓住。也許我運氣好，時機好，所以經歷的事情也多。很多朋友勸我，把經歷寫下來，留個紀念。我也覺得趁記憶還健全，應該把這些事跡寫下來，算是對自己人生有個交代，僅此而已。

# 目錄

序一 司徒衛鏞

序二 張靜初

自序

---

## 第一章 序幕

1.1 家庭背景 016

1.2 負笈美國 021

1.3 家庭驟變 025

1.4 紐約大學 029

---

## 第二章 香港篇

2.1 嘉禾時期 042

2.2 勇闖天下 048

2.3 麗的電視 051

2.4 康城影展 053

2.5 自立門戶 055

2.6 重回康城 058

2.7 股東叛變 060

2.8 哥哥客串 062

2.9 導演夢斷 064

2.10 德寶發行 067

2.11 黃金時代 072

2.12 喋血雙雄 077

2.13 喋血街頭 081

2.14 縱橫四海 084

2.15 賀歲喜劇 087

2.16 辣手神探 089

2.17 黑幫風雲 092

2.18 美國招手 095

---

## 第三章 荷李活篇

3.1 終極標靶 106

3.2 太陽眼淚 109

3.3 斷箭行動 112

3.4 延安口紅 116

3.5	電視製作	118
3.6	變臉雙雄	121
3.7	替身殺手	126
3.8	明日帝國	130
3.9	好膽別走	132
3.10	暹羅國王	135
3.11	常勝將軍	139
3.12	職業特工	143
3.13	臥虎藏龍	147
3.14	風雨密碼	150
3.15	華工血淚	155
3.16	致命報酬	160
3.17	醞釀回國	162

---

#### 第四章 北京篇

4.1	初臨北京	178
4.2	遺忘天使	181
4.3	天堂之口	183
4.4	赤壁風雲	187
4.5	愚公移山	192
4.6	換角風波	194

4.7	赤壁之戰	198
4.8	康城造勢	203
4.9	窈窕紳士	205
4.10	劍雨江湖	207
4.11	時尚愛情	211
4.12	激浪青春	213
4.13	飛虎群英	215
4.14	世紀船難	219
4.15	失而復得	222
4.16	驚濤駭浪	226
4.17	合久必分	229
4.18	繡春刀鋒	232
4.19	俠盜聯盟	235
4.20	木蘭征西	241
4.21	捧新導演	244
4.22	飛越巔峰	247
4.23	兇手與狗	252
4.24	生涯總結	256

---

後語	260
----	-----

# CHAPTER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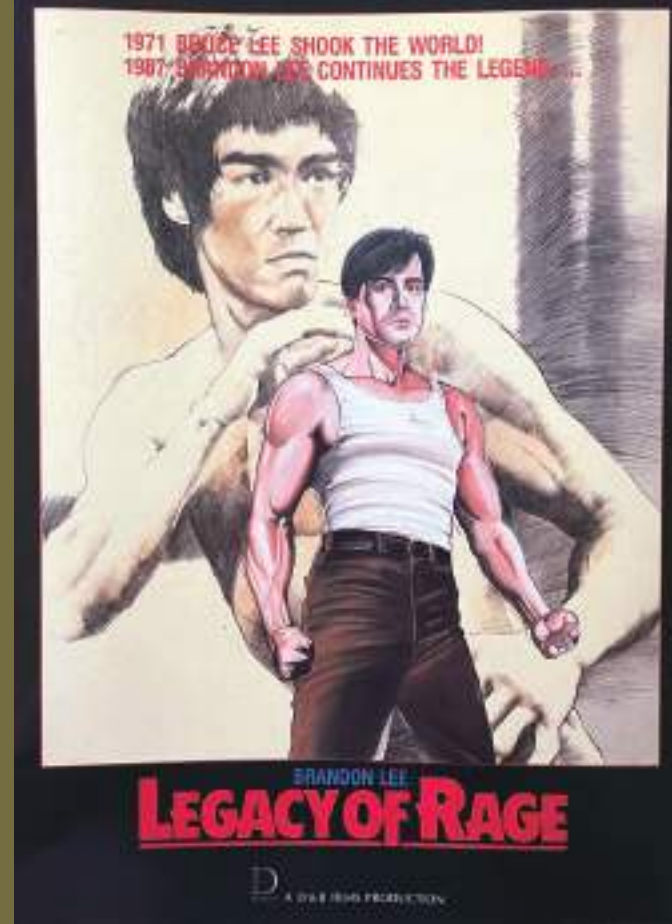
# 香港篇



一九八二年五月，我首次在康城影展參與賣片工作。



一九八七年，我們在康城影展宣傳《龍在江湖》時，岑建勳來為我們打氣。



《龍在江湖》在康城影展上的宣傳海報。



電影工作室在海外刊物的宣傳頁面。



一九八八年，我在電影工作室工作時期和施南生（右）、演員張艾嘉（左）的合影。



我在一九九〇年十月的米蘭電影市場宣傳和銷售《喋血街頭》。

一九九一年，三星影業的李公明（中）到《辣手神探》拍攝現場探望我們。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我與吳宇森在巴黎《縱橫四海》拍攝現場。



一九九〇年，我往東京視察《喋血雙雄》在日本的上映情況。



一九九三年，我們到倫敦宣傳《喋血街頭》時，看到發行公司在街頭貼上了「吳宇森是上帝」的海報。



一九九三年的愛爾蘭都柏林街上宣傳吳宇森的海報。

## 2.14

縱橫  
四海

《縱橫四海》的靈感來自法國新浪潮導演杜魯福 (Francois Truffaut) 的電影《祖與占》(Jules et Jim)，講述的是兩男一女的愛情故事，但吳宇森加入了盜寶元素。他本來寫的是一個悲劇，但答應燦叔要改成喜劇，這並非簡單的事情。為了要讓事情儘快通過，一天早上我寫了一個四頁紙的大綱，打了一個粗略的預算，送上金公主。到了下午，獲通知項目通過了！多幸運我們碰到這樣好的老闆！

一九九〇年的五月，我和吳宇森、錢小蕙還有秦小珍一行四人到巴黎去看景，秦小珍是這部戲的聯合編劇。錢小蕙找了波蘭斯基的製作公司來協製法國部分的拍攝。之後我和吳宇森、秦小珍又去了康城，因為《喋血雙雄》的美國版權賣了給 Circle Films，他們安排了大批美國媒體在康城給吳宇森做採訪。

電影十一月初在巴黎開機，我們一共二十多人的大隊人馬從香港飛去，按照計劃先在巴黎拍攝兩週，再去法國南部拍兩週，最後回港續拍。時間是非常緊迫的，因為此時距離春節的上映檔期只有兩個半月

時間！開機的第一天在賽恩河畔艇屋拍攝，我們才發現居然沒有完整的劇本！結果那天的對白是周潤發當場寫的！

我只能說，吳宇森拍《縱橫四海》時因個人感情問題，並不是在最佳狀態之中。但我們不能辜負金公主對大家的期望，所以一定要齊心合力把電影拍好。我們在法國期間，梁柏堅負責第二組拍攝，戲中的飛車場面則找來頂尖的特技飛車手雷米朱利安 (Rémy Julienne) 和他的團隊負責。香港部分，請來了高志森、郭追和胡大為來協助拍攝部分場景。所以這部戲的風格很不統一，時而浪漫、時而傷感、時而搞笑，但大家看完總會帶着滿意的微笑離場。

影片如期上映，香港票房三千三百多萬港幣，比《英雄本色》的票房差一點點，但在台灣賣了一億多台幣，是《英雄本色》的一倍多。此外，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均破了吳宇森電影的紀錄。多年後在內地上映，凡是看過這部電影的，也都對它讚不絕口。為甚麼？其實這部電影並不是吳宇森最好的作品，除了風格不統一，劇情也有些牽強。但是，它的浪漫情懷非常濃郁，法國景色極致怡人，當時三位主角周潤發、張國榮和鍾楚紅都是在巔峰狀態，這個組合的明星光彩至今無人能及。還有，它獲得一般女性觀眾的支持，這是其他吳宇森作品中很少見的。

在拍攝這部電影期間，還有一個小插曲。我們在巴黎時，突然接到兩個邀請，一個是導演奧利華史東 (Oliver Stone) 請吃午餐，他想邀請吳宇森導演一部六百萬美元成本的動作西片，史東和他的搭檔何杰民 (A. Kitman Ho) 任監製，男主角是韓裔美國動作演員 Philip Rhee。但吳宇森在見面時不太說話，我估計他的興趣不大。

另一邀請來自美國打來給我的電話，二十世紀霍士公司 (20th

Century Fox) 的一位副總裁湯積加遜 (Tom Jacobson) 想邀請吳宇森拍一部李國豪主演的動作片《龍霸天下》(Rapid Fire)，如有興趣可以面談。吳對我說拍西片是他夢寐以求的事，而且是大公司邀請，所以必須赴約。於是我們拍完法國部分，在回香港之前先去洛杉磯兩天與霍士的人見面。見面時那位積加遜先生開門見山地說：「我們非常欣賞吳先生的《英雄本色》，想邀請你替我們導演這部《龍霸天下》，如何？」吳宇森等待片刻，看看地面，然後抬頭說：「不！」我們都嚇傻了，也非常尷尬，積加遜說希望下次有機會能請到你。那次會面幾分鐘後就結束了。離開霍士，我有點生氣，如果不想拍，何必要跑到那麼遠來跟人家說呢？他卻說：「我不大聽得懂他在說甚麼，但知道他在問我問題，我想如果說『不』可能會保險點。」天呀，我和他從來不用英語交談，不知道他的英語能力原來有限！

但這說明了一點——有志者事竟成。往後吳宇森的堅決和不斷努力，是奠定他成功的很大因素。《縱橫四海》上映後，我找了一位加拿大籍的英語老師替他補習，一週六天，每天兩小時，風雨不改地補了半年。我們去美國的頭兩年，他永遠有一部電子英語辭典在身邊，經過努力不懈的學習，後來他在台上用英語演講都沒有問題了。

2.15

## 賀歲 喜劇

吳宇森的《縱橫四海》打了很漂亮的一仗，他便着手弄下一部電影《辣手神探》。這時金公主把一九九二年的春節檔期也交給了我們，希望我們乘勝追擊，再弄一部周潤發的賀歲喜劇。

當時香港有一位女演員我極之欣賞，演技好，對喜劇的節奏掌握得一流，她便是鄭裕玲。她和周潤發非常合拍，他倆演的電視劇《網中人》家喻戶曉，風行一時。我想以一部一九四一年的美國電影《淑女伊芙》(The Lady Eve) 為藍本，弄一個女老千與新加坡富家子在郵輪上成為歡喜冤家的故事，並找來了導演劉國昌參與。但是老闆們覺得成本太高，否決了這個計劃。

周潤發是在南丫島長大的，所以我又想了一個鄉下小子到城裏追女孩的故事，寫了個大綱，這次老闆們覺得可行，通過了。谷薇麗想到最理想的編劇及導演人選，便是羅啟銳。張婉婷也參與了策劃和製作。這部電影，便是《我愛扭紋柴》。



雖然是愛情喜劇，但羅啟銳和張婉婷的要求很高，光是外景便有三十多個地方，其中一處是灣仔的一條街道，我們在街道中間的一間房子弄了一棵樹，從室內穿過牆伸展到街上，為影片增加了奇妙的意境。這部電影是現場收音，周潤發在片中有一部分戲是用客家話演出的，非常特別，可惜配了普通話之後這種色彩便大打折扣。他和鄭裕玲是絕配，鄭裕玲當時拍電影很火，試過有九部電影同時拍攝，所以被稱為「鄭九組」。

有一次我們在中環鬧市拍外景，羅啟銳和張婉婷開了我一個玩笑。他們說你明天能否帶一套西裝來，我們想省錢，不僱臨記，就借你的手拍一個鏡頭。聽到省錢我當然願意。劇情講的是鄭裕玲飾演的秘書要從她老闆手中拿他的衣服去乾洗店，老闆就坐在車中，看不到臉。誰知到拍的時候，穿了西裝的我非但要上鏡，還要講對白！我說我從來沒上過鏡，不知怎麼演。鄭裕玲在一旁急了，說：「別裝了！浪費時間！阿姐還要去趕下一組戲！」結果我就乖乖的把那場戲拍了。

電影在一九九二年春節上映，票房三千六百多萬港幣。但台灣上映時片名改為《流氓大亨 2: 流氓遇到兵》，真是莫名其妙。

2.16

## 辣手神探

新里程的第三部電影，是《辣手神探》。

九十年代初，距回歸還有幾年，香港此時的治安特別差，經常有搶劫的新聞，試過有市民居然還把劫匪當英雄，向他們歡呼，真是世風日下！故吳宇森想拍一部替執法者說話的電影《辣手神探》。當初的構想是由周潤發和楊紫瓊飾演雌雄神探，聯合抓由梁朝偉飾演的反派。吳宇森不知聽誰說有段新聞，日本有一個變態殺手在嬰兒牛奶中下毒，便想用這新聞作為故事的基礎。我是反對這故事的，因為老是覺得讓人很不舒服。

那時楊紫瓊剛和潘迪生離婚，準備復出拍戲，找她的人也挺多，其中包括成龍。結果她選擇了拍成龍的《警察故事 III：超級警察》，推辭了我們。

《辣手神探》計劃中的開場有一場動作戲要在茶樓拍攝，我們需要租借的旺角雲來茶樓卻快要被拆除，所以我們必須先把茶樓那場戲拍

了，然後停下來再作打算。我們用一周的時間把那場戲拍了，其中由日本演員國村隼演悍匪。那場槍戰非常刺激，剪好後我拿去米蘭電影市場放映，獲一致讚賞，唯我一提到反派會毒害嬰兒時，大家一致搖頭，美國人說狗和嬰兒是絕對不能殺的，不然在美國便沒有人要看了。我回到香港告知吳宇森，我們決定立刻更改劇本。谷薇麗和錢小蕙找來金牌編劇黃炳耀，立刻弄了另外一個故事，梁朝偉由反派變為臥底警探，女警則沒有動作戲，改由毛舜筠擔任。

黃炳耀寫了一個詳細的分場大綱及三分之二的劇本後因私事去了歐洲，本來準備回港後把劇本完成，誰知他在德國時心臟病發過世，錢小蕙趕去見了老友最後一面。大家傷心感慨之餘，還是要把電影完成。

我們租了一個廢置的可口可樂工廠大廈作為片場，分別搭了警局和醫院的景。其中一場三分鐘的鏡頭，攝影師用「斯坦尼康」(Steadicam)穩定器跟着周潤發和梁朝偉在醫院對抗匪徒，從一層樓的槍戰狀況中進入電梯，再去到另一層樓繼續槍戰。其實拍攝的場景是同一層樓，只不過我們利用兩位演員在電梯裏面的時間，把外面的景換了，結果效果奇佳。我們排練了兩天，然後用一天的時間拍攝。由於預算有限，我們租用斯坦尼康，就只有三天時間而已！

此外，拍攝《辣手神探》時吳宇森也在為下一步闖荷李活做準備，所以這部電影的風格拍得比較接近西片。他在片中的動作風格，譬如周潤發飛身開槍、拋槍，兩人互相用槍指着對方的頭，或槍戰時碎紙漫天飛等等，都建立了一種新的動作片語言，日後被很多香港及荷李活電影模仿。

影片拍攝完成後，吳宇森就急不及待地飛往美國了，我留在香港替他完成後期的工作。

《辣手神探》四月份在香港上映，票房差不多兩千萬港幣。到台灣上映時，易名為《槍神》，票房八千六百萬台幣。但是它在非傳統地區的售價頗高，反應也很好，算是我們在香港的完滿結業作。

### 3.1

## 終極 標靶

一九九二年六月，是我那年第三次飛洛杉磯。此時吳宇森已在森溫米的辦公室為《終極標靶》作初步的籌備。但問題是，環球一直沒有開綠燈。

坦白說，《終極標靶》的劇本很一般，它的故事靈感來自一九六五年的美國電影《裸殺萬里追》(The Naked Prey)，講述一些變態的富人視獵殺窮人為遊戲的故事，但為了配合男主角的法語口音，故事背景改在路易士安那州 (Louisiana) 的新奧爾良市 (New Orleans)。這地方除了有很有特色的「法國地區」(French Quarter)，還有卡真人 (Cajun) 居住，保持着法國人的語言和文化。

雖然有森溫米的保證，但環球的老闆湯波勒一直覺得吳宇森只能拍第二組動作戲，遲遲不肯拍版開綠燈拍《終極標靶》。這時占積士已離開了他任職的環球，改為這部影片的製片人。而我是聯合製片人，在這個陌生的環境，從新學習和適應。我們花着有限的錢，在八月先去新奧爾良看景。直到九月初，原本計劃的開機時間前的三週，環球

才正式答應這個項目上馬。換句話說，我們只有三週的時間去召集工作人員和正式籌備。

因為我們拍攝地址在新奧爾良，一個非工會地區（非 IATSE 管轄地區，按規定電影的所有線下主要工作人員都不能是工會成員），所以環球把這部電影當成是一部獨立製作來運作，一方面主要用非工會的工作人員（有三位工會的人都用了假名），另一方面他們購買了完成保險用以保證電影可以順利完成，保險公司派人每天跟場，開工前要給他們看每天拍攝的鏡頭表，如果當天拍不完的鏡頭便要被迫放棄掉。一天下了豪雨，但仍然要開工，這對吳宇森來說當然是極大的約束。

幸而工作人員非常專業，只要導演想到的鏡頭，他們都可以辦到。一天收工比較晚，導演突然說第二天早上要在空中鋪一條多少呎長的軌道！我猜想機器組已經精疲力盡，一定不可能辦到。誰知轉天一早起來，看見現場已搭了很長的八呎高臺，上面鋪了機器軌道！不由得對他們的態度和能力衷心佩服！

拍攝過程還算順利。環球此時簽了三部尚格雲頓的電影，《終極標靶》是第一部，所以對他千依百順。英語雖然非尚格雲頓的母語，但他有修改劇本的權利。劇本有一場戲是在沼澤中追快艇，我們看好了景，也租了兩艘快艇，但是臨拍前兩天，雲頓突然說他不喜歡快艇，要改為騎馬！那地方是濕地，馬如何跑？但沒辦法，環球要我們聽他的。拍的當天，他要上馬時，馬匹突然向他噴口水，嚇得他不肯上馬，發脾氣要把當天的通告取消掉。他說，拍他騎馬時他只坐在機器車小凳子上作騎馬狀便可。但吳宇森說無論如何都要拍一個他騎上馬背的鏡頭，他說不習慣當地的馬，所以馬匹要從洛杉磯運過來。到拍那鏡頭當天，還要清場，我們要用黑布圍着那匹馬的周圍，他才肯騎

上去。想不到堂堂一個動作明星，膽子那麼小！

拍攝完成後，我們回到洛杉磯，在環球片場剪片。吳宇森用的是森溫米的剪輯師，可是尚格雲頓卻在另一角落，用環球的剪輯師剪他的版本。在他的版本中，用了許多他自己的特寫，而盡量把其他演員的鏡頭剪走，最終成片效果慘不忍睹。吳宇森的版本完成後，便要拿去試映。荷李活大公司的習慣，是把導演的初剪拿去某一個電影院試映，觀眾都是從商場招回來的，事先只知道影片類型，不知道片名和演員，觀看是免費的，條件是看後要答問卷給分數，如果影片六十分就是及格。視乎合同上的規定，通常導演有兩次或三次的試映機會，如果問卷成績都不理想，修片後分數還是低，電影公司便可把剪片權拿走。我們的初次試映就在洛杉磯範圍的電影院，誰知分數只有四十多分，原因是很多尚格雲頓的觀眾喜歡看他耍功夫，對於他參與那麼多的槍戰不習慣，而且也不習慣動作場面中有那麼多的慢鏡頭！

於是我們決定要補戲，在洛杉磯補了兩天雲頓的拳腳鏡頭。第二次試映，觀眾終於滿意了，分數雖然沒有很高，但總算及格了。一九九九年八月《終極標靶》正式上映，美國票房三千三百萬美元，海外四千兩百萬美元，是那時尚格雲頓電影中票房最高的。因為成本是兩千萬以下，所以環球是賺了錢了。

## 太陽 眼淚

《終極標靶》上映後，《喋血街頭》的國際版也安排了同年九月在英國上映，於是我和吳宇森飛往倫敦、諾丁漢、都柏林等地宣傳。發行公司在倫敦鬧市的牛津街（Oxford Street）貼滿了《喋血街頭》的海報，上面只有吳宇森的黑白照片，大字的寫着「吳宇森是上帝」（John Woo is God）的文案。我們都覺得這種譁眾取寵的宣傳手法有點太過分了吧！

此時我接到幾個香港工作的邀請，有點心動。當時我在香港還租了公寓，沒有打算長期在美國發展。但吳宇森對我說，我們好不容易聯手在荷李活打開了一條路，說不定今後會有更好的發展，希望我留下來一起走下去。我被他說服了，回香港結束了公寓的租約，徹底搬離香港。

回到洛杉磯，便要開始計劃下一部電影。此時有可能成形的有七、八部，其中有霍士公司的《太陽的眼淚》（*Tears of the Sun*），是一個故事發生在亞馬遜河的冒險動作片。「太陽的眼淚」是當地土人對黃

金的暱稱，所以其中有場景要在巴西的金礦拍攝，於是我們去了亞馬遜河和金礦實地考察看景。當地的飛機是只能坐兩人的殘舊螺旋槳小飛機，到達之後，飛機直接降落在叢林中的爛地上，沒有跑道，險象橫生。大家覺得這地方治安不好，實在太危險了，不適合拍攝，想改去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但發現那裏也是不合適。正在此時，霍士有命令說，因為他們的老闆魯柏梅鐸（Rupert Murdoch）是澳洲人，所以要去澳洲拍攝，於是一眾人又浩浩蕩蕩地去了澳洲昆士蘭州（Queensland）的凱恩斯（Cairns）。

凱恩斯位於澳洲東岸，一邊是海灘，另一邊是原始雨林。我們在各地看的雨林都大同小異，但凱恩斯的河流比較窄，沒有亞馬遜河那麼寬，所以比較容易控制。吳宇森要在河中鋪機器軌道，拍攝小船在激流中掙扎及翻船等鏡頭。問題是河中有鱷魚，演員及工作人員怎能安全下水？後來製片主任想到一個方法，就是在森林中購買一大塊荒地，在當中挖一條彎彎曲曲的河，在河床上設置軌道，像遊樂場般，這樣就可以控制船的反轉和速度了，而且同時也解決了鱷魚的問題。荷李活的大公司真的比較捨得花錢，如果在香港便沒法實現這種想法了。

製作上的問題是解決了，接下來就要解決演員的問題。我們找了幾位一線的演員，他們都推辭了。後來我們飛到紐約州，去見一位二線演員。他答應了，但要求更改劇本，我們根據他的要求改了，劇本反而變得不好，之後他又提出了一定要在美國拍攝的條件。後來我們便找了別的演員，但他們都不願意飛到老遠的澳洲拍攝，結果這項目就不了了之。

正在此時，森溫米和他的製片人搭檔羅拔塔培（Robert Tapert）手上有另一個案子，叫《影子戰爭》（*Shadow War*），是一部發生在紐

約市的警匪片，編劇是夫妻檔亨利賓（Henry Bean）和他的妻子莉安娜芭麗殊（Leora Barish），劇本寫得不錯而且很適合吳宇森拍，我們喜出望外，唯環球公司還是遲遲沒有拍板開綠燈。

我們從《終極標靶》上映以後的兩年多，便一直在等待之中。中間雖然有別的电影找過吳宇森，一部是華納兄弟的《公平遊戲》（*Fair Game*），男主角人選是史泰龍（Sylvester Stallone）；另一次是莎朗史東（Sharon Stone）請我們吃飯，親邀吳宇森執導她主演的科幻片《針墊》（*Pin Cushion*），但吳宇森統統推掉。為甚麼？他說因為如接了便對不起森溫米。溫米在吳宇森拍攝《終極標靶》的時候，為了尊重他，一次都沒有在現場出現過。後來尚格雲頓在剪他自己的版本時，溫米也在環球面前替吳宇森說話，所以吳宇森覺得森溫米對他有恩。

可是坐吃山空。我們兩年多沒有收入，長此這樣不是辦法。後來終於有人告訴我們，《終極標靶》雖然替環球賺了錢，但它的老總湯波勒根本無意再讓吳宇森開戲，因為他覺得《終極標靶》只不過是一部講英語的香港電影。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別的公司僱用吳宇森拍戲後賺大錢，會令他難看，所以他利用《影子戰爭》把吳宇森綁住，不讓他工作。我們知道後非常生氣，如果這是真的，那位湯波勒就太卑鄙了。

我和吳宇森的代理人基里斯商量，要盡快替他找工作。他說霍士公司有一部《斷箭行動》（*Broken Arrow*），劇本還不錯，但已有導演，我們去把它搶過來吧。